

# 《舞姬》——是否真心的忏悔

谢乐涵

大连大学，辽宁省大连市，116622；

**摘要：**1890年，森鸥外以自身留学德国的经历为蓝本创作的小说《舞姬》问世，《舞姬》以其新派的欧洲小说文体及文语式表达在当时的文坛引起了强烈反响。时至今日，各方学者对《舞姬》的研究仍在继续。纵观中日双方的研究，近年来，日方专家似乎更偏向于从语言学方向探讨《舞姬》的文体，或从教育学的角度分析其教学意义；而中方则更偏向于解读《舞姬》的内容以及背后反映出的社会环境，从男主人公丰太郎的成长环境与性格特点入手、痛惋《舞姬》中的爱情悲剧并批判封建官僚制度的压迫。亦有不少研究对作者森鸥外本人在《舞姬》中表露的忏悔意识进行了评论及肯定。而本文认为，森鸥外的的确在某种意义上对封建官僚制度进行了质疑与抨击，然而，对于作品中表露的忏悔是否发自内心这一点，本文持怀疑态度，因此，本文试着从《舞姬》中的一些关于人物的细节描写入手，探讨其中包含忏悔的真实度。

**关键词：**舞姬；森鸥外；丰太郎；忏悔

**DOI：**10.69979/3041-0673.25.01.071

## 1 男主人公的形象塑造

### 1.1 丰太郎性格中的做作

从全文来看，不难发现丰太郎的性格颇具两面性，他自矜而自卑、优柔而果决，文中也常常出现他态度反复、言行矛盾的情节。丰太郎对外界称他为神童的评价“从不沾沾自喜”，但却仔细罗列了自身的成就；在留洋前“丝毫不怀疑自己是有为之士，也深信自己秉性刚毅”“一向自命为顶天立地的男子汉”，后文中也多次借他人的口来肯定自己的能力——“他们初次见我，没人不问我在何时何地将外语学得这般好”，由此可以看出丰太郎尽管表面谦虚，但内心深处依然是自负才学的。此外，他提及自己的心“就像合欢树的叶子，稍一触碰便会退缩躲避。这颗心，竟仿佛处女之心一般”，不敢去接触欧洲的花花世界，但在见到美丽的爱丽丝后，仅凭一面之缘就出手相助，甚至于开始与她维持长久的联系，从这一点也可看出丰太郎尽管渴望追求美色却于言谈间极力掩饰，更不必说他最终弃情出仕，这些举动均体现出他的言行不一。

另外，在与友人相泽谦吉见面时也有一段很有趣的描述，“相泽平生诸事顺遂，相形之下，我的人生可谓坎坷多舛”——此时的丰太郎失了学业工作，的确身处窘境，但自小就名列榜首、以优异成绩毕业留洋的人生还不至于“命途多舛”，无非是因为见到了当下仕途正好的相泽而自嘲罢了。常人在身处困境时大多都坦然

承认，泰然处之，丰太郎的这句话却显得幽怨而略带酸意了。结合前文，丰太郎在性情略显做作。

此外，丰太郎身为森鸥外笔下的人物，他的形象取决于鸥外的意志。也就是说，丰太郎复杂矛盾的性格或许是鸥外本人的写实。

### 1.2 森鸥外为丰太郎的开脱

《舞姬》中的丰太郎有这样一个特点，但凡对于一些不尽如他意的事时，他总有理由、总会试图去赋予其正当意义，即便是以贬斥自身作为代价。如前文所说，丰太郎可以视作是森鸥外的化身。尽管鸥外也许并非是有意为丰太郎的行为寻托词，但字里行间仍旧带给人这样的感觉。文章开篇就在描写丰太郎似海深的愁绪——

“我竟觉得世事可厌、此身无常，心中的惨痛之感，可说是‘肠一日而九回’……每当我读书睹物，它就仿佛影之随形、响之应声，唤起我无限怀旧之情，几次三番，令我心中苦痛。啊，此种悔恨，如何才能消解？……唯有这件事，竟是刻骨铭心，任怎样也无计排遣”

有了这样的描写在，读者很容易先入为主地接受“自责的丰太郎”这一形象，而这一描写其实相当于为后文丰太郎弃爱丽丝而去这一情节起到了缓冲作用。

类似这样的情节文中还有不少。例如在伯爵询问丰太郎是否愿意随行之时，丰太郎即刻就应下了一“阁下吩咐，岂敢不从。”但又随即为自己辩解道“说来惭愧，我的回答并非出于迅速的决断。每当我信赖的人突

然问话，仓促之间，我来不及仔细思考，便会一口答应。应承下来后，即便发现事情难办，为了掩盖当时的心虚，我也会勉为其难，这种情形已经屡屡有之”；而当丰太郎应承下大臣东归承诺之后，鸥外更是费了大量的笔墨描写丰太郎的抑郁难平、情非得已——“唉，我这颗心竟如此没有操守！”“纵然我的面皮厚如黑铁，回去面对爱丽丝，又当如何启齿？走出饭店时，我心乱如麻，无以言表……头脑中满塞着一个念头：我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文中使用大量篇幅来描述丰太郎对于爱丽丝的自责之情，但就是由于同类的表达堆砌得太多，反而有些适得其反；加之不论他如何自责，抛弃情人到底是他亲手选择的路，再如何悔恨也是无用，再反复提及自己的悔恨就很有为自己开脱之嫌了。而从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若是一个人做错了事，但却率先自我贬低、对自己的行为表现出忏悔意识，反倒会教人不忍去苛责他了，尤其是当这种情感颇为浓厚的时候，读者反而会生出同情心、合理化一些本不合理的行为。而有了这层关系在，就不禁会怀疑鸥外是否在利用反复自责这一点来帮助丰太郎、亦或是自己来逃避现实、逃脱世间对他的道德谴责。

## 2 对女主人公的塑造

### 2.1 爱丽丝的炽烈感情

我们无法得知“爱丽丝事件”中的爱丽丝当年在德国与森鸥外有过怎样的纠葛，但在《舞姬》一文中，爱丽丝的情感极尽单纯炽烈。爱丽丝对于丰太郎的爱是典型的西方主义的爱，不同于东方人的拘谨含蓄，她不吝、也不羞于用最简单直白的语言去陈述自己的情感。最初相见时，爱丽丝“竟吻了我的手，热泪簌簌地落在我的手背上”，一个纯真热烈的西方女子跃然纸上。而在丰太郎随侍伯爵的期间，爱丽丝也给丰太郎写去了热烈的告白——“直到现在我才明白，我对你的情意竟如此深重！……此番你短暂旅行，出门不过二十天，我的相思之苦却与日俱增。我曾经以为，离别不过一瞬间的苦痛，真是大错特错……”

正与丰太郎的自责会给读者们带来先入为主的印象一样，森鸥外塑造的爱丽丝给读者们的第一印象应当是热情的、炽烈的、为爱不顾一切的。而也正是因为爱丽丝这浓烈的爱，使得她最终癫狂的结局变得顺理成章了一些。“而这一切并非全是丰太郎的错误导致的，爱丽丝自身的性格因素也占了一部分缘由”——笔者认为

鸥外在写作时未必没有考虑这种引导性。将爱丽丝其人塑造成如火般炽热的形象，而她最后也焚身于爱，明面上可以解释为意料之外，情理之中，但也未尝不能视作是鸥外为丰太郎进行的侧面开脱。

### 2.2 对爱丽丝的怜悯

尽管文中丰太郎曾多次提及对爱丽丝深刻的爱，并且难以忘怀、难以报答她的深情，但丰太郎对爱丽丝的感情真的能称之为爱吗？笔者认为不尽然。首先，不论最终的结局，此前丰太郎对爱丽丝的态度也很难称得上爱。当他看到“涂脂抹粉、衣饰华艳的女人坐在酒吧招徕客人”时，并没有勇气过去搭讪，但对于爱丽丝却俨然一副保护神的姿态；他可惜爱丽丝“只能看到租书铺借来的庸俗小说”，又乐于以师长的身份教导她，使得她“渐渐懂得了趣味，纠正语调中的乡音，不久后，她写给我的信中，错字也越来越少”；而在他面对相泽时，他提到相泽“似乎并不介意我的行为有失检点”。这种种皆从正面或侧面表示了丰太郎与爱丽丝并不对等的情感关系，丰太郎在潜意识里到底还是存有“自己的行为有失检点”这一认知的，而他对于爱丽丝的感情也并非全出于爱。当时即便他深受赏识，学业顺利，在异国他乡终究是孤寂的，何况他自言还受到了同僚排挤。不难分析，在这种情况下，丰太郎不敢也不能去找一个身份接近对等的人排解情感，而在这时，他遇见了爱丽丝，一个社会地位、经济能力均低于他的“弱者”。爱丽丝不同于与丰太郎同阶层或是更高阶层的其他女子，爱丽丝是“可以爱的”，她让丰太郎有了一种作为强势一方的自尊，丰太郎可以主导这段感情，享受为人师的快感。换言之，他可以从“弱势的一方”中汲取到满足感，满足他一直未显露于人前的、微薄却并非不存在的虚荣心。

而文章的后半段亦有一处细节——“医生说，她的病叫作偏执症，盖因心神受到巨大刺激而骤然发病，没有治愈的希望”。这一句看似平淡，但从昔日恋人口中道出又是另一重意义了。首先是偏执症的定义，偏执症指患者长时间地固执地坚持自己偏颇性的看法，因他人没有遵从自己的看法而对他人充满敌意的心理状态，表现多带有妄想性。丰太郎应当是认同医生的意见的，认为爱丽丝是执念太深、过于偏执才有妄想性表现，全然不念自己是导致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其次，笔者认为，如若是身边极其亲密的人罹患了某种疾病，作为关系最近的人，在心理上会本能地具有一种维护心态，一般是

不忍向外人道出实情的，更遑论直言“没有治愈的希望”了。笔者不知这样理解是否过于穿凿，但如按前文中的分析，这句看似不经意的话语或许也算是鸥外潜意思的流露——在他的深层意识里，爱丽丝并非是丰太郎的挚爱，而是只有怜悯。

这一点也可在文章的最后得到印证——“我还托付她母亲，那遗留在可怜的疯女腹中的孩子出生时，望她多加照料”，昔日的爱人，如今对其的称呼却是“可怜的疯女”；自己的亲生子，也只不过是“那遗留在可怜的疯女腹中的孩子”。

### 3 对友人的形象塑造

#### 3.1 相泽谦吉的存在意义

一直以来，中日双方针对友人相泽谦吉的形象也有颇多研究。有观点认为他是促使丰太郎抛弃爱丽丝的导火索，也有观点认为“相泽谦吉”不过是森鸥外创造的丰太郎的一重分身，是丰太郎的另一面。而笔者则认为，相泽谦吉的形象具体如何姑且不论，他在文中也成了丰太郎为自身所作所为开脱的工具。

心理学上有一种现象被称为“自我服务偏差”，人们倾向于将肯定的结果归于内部原因而将否定的结果归于外部原因。简单来说，人们在犯错时，会有本能的一种转嫁心理，将自身的错误归结于自身以外的因素，以此来为自己开脱。美国著名人际关系学大师、美国现代成人教育之父戴尔·卡耐基在其著作《人性的弱点》一书中也指出过：“做错事只会责备别人而不会自省是人的天性，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的”。而相泽谦吉在某种意义上成了丰太郎的这种“外部因素”。相泽未出现之前，丰太郎未必就能坚定与爱丽丝长相厮守的信念，而相泽的出现则正好给了丰太郎一个台阶——“唉唉！如相泽谦吉这样的良朋益友，世间岂可再得？然而，直到今日，我心中却依然存有对他的一点怨恨之意。”如果丰太郎自己已有决断，任凭相泽如何劝说应当也是无济于事的，导致悲剧的关键终究还是丰太郎自身的软弱犹疑，而事已至此，他却仍隐隐将其归咎相泽的一番劝

说，当然这也是鸥外的思量，丰太郎自言的忏悔之意可信度应当不高。

### 4 结语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结论，丰太郎并非不对爱丽丝心有愧疚，然而他的自责中仍包含了逃避世俗指责与转嫁责任这些不道德的因素；同时森鸥外作为创作者，并不排除这样写是鸥外本人意识的流露，他在人物的塑造上对丰太郎的行为存在多方面的开脱。结合《舞姬》是鸥外利用自身经历成书这一点看，鸥外或许也是在正当化自己当年的行为。笔者认为，《舞姬》一文，与其说是因真心悔恨而下笔，不如说是他们的一大通委婉的辩词，其中忏悔的纯粹程度有待商榷。

### 参考文献

- [1] 森鷗外『舞姫』[DB][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129/files/2078\\_15963.html](https://www.aozora.gr.jp/cards/000129/files/2078_15963.html)
- [2] 丹羽叶明治期文語体小説における時の助動詞：森鷗外『舞姫』を例に[J] 名古屋大学人文学フォーラム 4 93–108, 2021-03-31
- [3] 黒瀬貴弘森鷗外『舞姫』の〈教材価値〉を問う—文学教育が拓く〈言葉の教育〉—[J]全国大学国語教育学会国語科教育研究:大会研究発表要旨集 141(0), 59–62, 2021-10-16
- [4] 杉本完治森鷗外『舞姫』の全貌：言語学的研究に基づく考察[M]右文書院 2020-4
- [5] 刘立善 论森鸥外《舞姬》的恋爱悲剧[J]日本研究. 2002-4
- [6] 吴永红 试论森鸥外的《舞姬》的悲剧性[J]日语学习与研究. 1988-6
- [7] 刘立善 森鸥外的忏悔录——《舞姫》[J]日语知识 2002-2
- [8] 戴尔·卡耐基 《人性的弱点》(傅聪译)[M]九州出版社 2017-11

谢乐涵（1999-），女，汉族，籍贯浙江省绍兴市，大连大学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日本文化